

惊险刺激的悬疑之帝

紧张惊悚的恐怖之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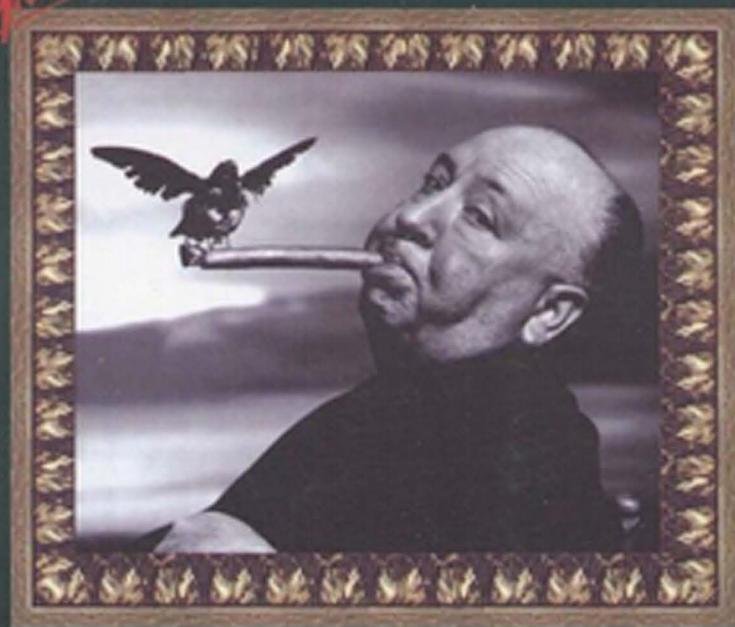
希区柯克

悬念惊悚故事集

HITCHCOCK

Alfred Hitchcock

白杨 / 主编



他是悬疑之帝

他是恐怖之王

他是惊险之魂

他是驾驭之神

他是希区柯克——永远的悬念大师！

惊险刺激的悬疑之帝



紧张惊悚的恐怖之王

希区柯克 悬念惊悚故事集

HITCHCOCK

白杨/主编



他是希区柯克——永远的悬念大师！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希区柯克悬念惊悚故事集 / 白杨主编. — 南昌 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-7-5500-0252-4

I. ①希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美国-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2973 号

XIQUKEKE XUANNIAN JINGSONG GUSHIJI

希区柯克悬念惊悚故事集

白 杨 主 编

总 策 划 杨建峰

责任编辑 张 越 鲁丽娜

美术编辑 松 雪 + 王 进

制 作 冯 兴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邮 编 33000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020mm × 1200mm 1 / 10 印张 44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832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252-4

定 价 59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1-19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前言

Sir Alfred Hitchcock

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是举世公认的“悬念大师”。对于什么是悬念，他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定义：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，那么你就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。如果换一种方式，虽然你仍是表现这同一场面，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，先给观众点明桌子下面有定时炸弹，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，并由此牵动观众的心。

正是因为深谙悬念的本质，希区柯克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营造出的紧张、恐惧、神秘、惊奇、怀疑、焦虑等气氛，无不对悬念进行了个性化和最大化的诠释，其效果和成就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。他一生拍摄了64部电影（包括未完成的作品）、300多部电视系列剧，绝大多数都以人的情感冲突为叙事主题，设置悬念。故事情节惊险曲折，引人入胜，令人拍案叫绝。他在电影中通过声、光、影结合所呈现出来的场面，已经成为同类型电影的楷模和经典范例。

希区柯克之所以对悬念有如此深刻的认识，据说和他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：当他只有五六岁时，整天撵鸡逐狗，淘气得出奇。他的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惩治他。他写了一封信，然后让小希区柯克送到警察局去。警长看了信之后，立即将他拘禁了五分钟，并且对小希区柯克说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那些淘气包的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父亲还把小希区柯克送进圣依格那休公学——一所教会学校就读。那里对淘气学生的处罚也让希区柯克终生难忘——学生每犯一次错误，就要被打六次手板，左右手各三下。受罚学生可以自己决定挨打的时间，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次。因为怕疼，大多数孩子总是尽量向后拖延受罚的时间，结果因为紧张害怕，一整天手心里都是湿漉漉的。处罚的痛苦通过想象被放大了很多倍。希区柯克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，说：“我真是怕死体罚了。”

儿时的经历使得焦虑、紧张的情绪深深地影响了希区柯克的个性。即使在他功成名就之后，他也不时会担惊受怕——比如，担心自己的经济收入，担心自己在电影界的地位，担心被解雇的演员的报复……更怕警察，怕挨揍等等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希区柯克七十多岁拍《家庭阴谋》时，曾有人问他，如果让他选择剧中的台词做墓志铭，他将采用哪一句。希区柯克的回答是：“如果你不是个乖孩子，你就会看到你可能出什么事。”

希区柯克走上影视之路后，有了更多机会探索人性深处中那些疑虑、神秘、恐惧的侧面。他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可以说就是生与死、罪与罚、理性与疯狂、纯真与诱惑、压制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，直指人心的阴暗面。

希区柯克认为，在电影中，营造悬念的关键在于让观众事先就知道主人公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，激起观众强烈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。他曾把“惊吓”和“悬念”做过比较：惊吓可以使观众惶恐地跳起来，但悬念则使观众一直处于一种怀疑、焦虑的状态。在他的电影中，主人公大多是和观众一样的平常人。但是，随着故事的展开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他正是通过将不同寻常的事件放在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场景之中，从而产生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效果。



同样，希区柯克的悬念故事也正如他的电影一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文体，人称“希区柯克模式”：故事以人性的冲突为出发点，情节安排巧妙，结尾曲折惊险，出人意料，其中又不乏黑色幽默式的场面。

本书辑选了希区柯克的 111 篇经典悬疑惊悚作品，以其中心主题为依据，分为“连环布局”、“头脑较量”、“杀机惊魂”、“出人意料”、“钩心斗角”、“幽冥来袭”六个部分。书中几乎包括了最能代表希氏风格的经典篇目，如《冰处女》、《深闺疑云》、《蜡像馆》、《借刀杀人》、《病人与杀手》等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悬念设置出人意料。对于喜欢悬疑的读者和希区柯克迷而言，本书中的每一篇故事都尽得希氏的悬念精髓，值得读者们再三捧读。



目 录

Sir Alfred Hitchcock

连环布局

连环套
锁匠的一天
丘比特公司
警官的副业
头颅的价格
以牙还牙
失去记忆的人
偷梁换柱
狼 狽
罗宾汉的故事
邂 逅
冰处女
爱神光顾
裸体艺术
靶 子
四十俱乐部

头脑较量

可怕的枪声
窃 贼
人类的天性
龙卷风
第三种可能
致命的细节
死刑判决
谢幕的掌声
潜伏的老虎



自首的黑帮
罗网森森
第三声枪响
傻子的真话
后座上的手
粗心大意
丈母娘的电话
这不是我的车
赛车冠军
草籽茶
空包弹
丈夫的诡计

杀机惊魂

生日杀手
敲 诈
雾中陌生人
无名火起
行刑人
生死去留
私人战争
二比一
赌
做贼心虚
两伙伴
人皮艺术
解 脱
报 复
蜡像馆
小女人
剑与锤
谋杀艺术家
精神杀手

出人意料

借刀杀人
病人与杀手



临死前的推理
邻家的秘密
小佛像
逍遥法外
黑帮老大
两个老头
真实情节
第六个逃犯
等待灵魂回归
沙漠搭车人
金蝉脱壳
第三个电话
海滩之夜
惩 罚
漏网之鱼
深闺疑云
相同的遭遇
痴情的汤米
乱世无声
虚幻的绿色
红粉女贼
迪灵顿街
赌徒的遗书
门 牙

钩心斗角

宠物公墓
谋杀植物
私人侦探
失踪的钱
丈夫的赌注
风流韵事
恩爱夫妻
天价殉葬品
患难夫妻
三角游戏
百叶窗
暴露的密码



罪与罪

先下手为强

危险的旅行

不速之客

鸳梦难圆

砒霜

忠贞不渝

陷阱

幽冥来袭

死亡脸孔

死亡花朵

最后的安眠

自杀的遗书

死亡天使

第二次机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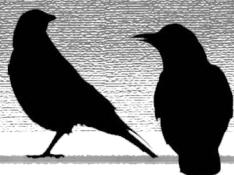
拳击高手

疯狂舞伴

罗马惊艳



连环布局



连环套

Sir Alfred Hitchcock

尽管餐厅里是昏暗的灯光,坐在我对面的埃尔莎脸上露出的笑容,还是被我看到了。

她轻声说“我敢打赌,你又想出了什么好主意,对不对?不然的话,你才不会约我在这里见面的,对不对?”

我点点头,说“你说得对,我的确有一个好办法,我们又有大生意可以做了,相信我。只要你愿意乔装一下。”

“乔装一下?这太刺激了!”埃尔莎兴奋地说,“乔装成什么?”

“乔装成一位心理有问题的女人。”

“你要我装疯子?”埃尔莎顿时冷了下来。

“不,不,埃尔莎,不是装疯子。”我安慰她说,“只是装成的这个女人有盗窃癖而已。”

“哦,那可以,”埃尔莎耸耸肩说,“装成有盗窃癖的人,那就是要偷东西了?这我能做到。”说着,

她便乖乖地坐着,聆听我的计划。

第二天下午三点,我终于收到了一个电话,这个电话我等了好久。

“喂——”我装模作样地说。

“请问是杜拉克先生吗?”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。

“是我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我叫亚丁,我是大世界百货公司的保安部主任。”

“有什么事?亚丁先生。”城里最大的百货公司就是大世界了。

“有位女士在我们这里,她说她是你太太,我们的一位保安人员抓到了她,她在这里偷东西。”

“什么?”我的声音嘶哑而充满着愤怒,“可怜的伊莎,”我停了一下,又满怀希望地问,“你确定她是我太太吗?”



“她身上没有带身份证,不过我打的这个号码是她给的,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。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,一头金发,穿着绿色套装,身材苗条,蓝色眼睛,戴着一副大太阳镜,很爱哭,你的太太是不是这样的?”

把金色假发戴上头顶,再配上蓝色隐形眼镜,埃尔莎就是这个样子。“的确是伊莎,”我长叹一声,“亚丁先生,她偷了什么东西?”

“一条意大利丝巾。她把它偷偷藏进包里,然后就要离开商店,我的一位部下在外面拦住她,搜出丝巾,把她带到我这儿。丝巾价值十五美元,她说愿意买下这条丝巾,并用现金支付,请求我们不要声张。只是我们公司没有这条规定,所以她在她这里痛哭流涕,请求你来救救她。”

“听我说,亚丁先生,”我严肃地说,“我真不知如何表达对你的谢意。几年前,我们在纽约的时候,医生让她提前出院,说她的病全好了,现在看来,这位医生的诊断错了。”

亚丁先生在电话中叹了口气,“杜拉克先生,你太太有盗窃癖的症状吗?”

“是的,她平常很纯真、很诚实。不过偶尔会偷东西,偷的一般都是小东西,类似丝巾那样。她明明知道,我买得起任何她喜欢的东西,可是毛病一旦发作起来,她就控制不住自己,所以我不让她带信用卡,只让她带现金。当然,除了我陪她的时候。”

“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。”亚丁先生说。

“如果一位可以签字记账的顾客偷东西被你们抓到,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?”

“把他的记账户头立刻取消。”

“我妻子有那个毛病,所以我们的记账户头会被很快取消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,她在我们公司开有记账的户头?”

“是的,我有户头,亚丁先生。公园大道1020号,这是我的住址,我信用卡的号码是3616690—41—1。如果你把这个号码输入电脑,你就会发现,我这个客户很守信用的。亚丁先生,我马上赶到你的办公室,请你等我。”

当我开车去大世界百货公司时,我觉得非常高兴,这一切都让我难以置信的顺利。

在青年会的存物间,我捡到杜拉克先生的皮夹,这种好运气简直让人无法想象,有了这么好的

运气,幸运之神总会垂青我们的。

那天,我打完手球,一边用毛巾擦着身子,一边从沐浴室转出来,在一个长凳下,我发现一个黑色皮夹,我可以听见隔壁游泳池里传来的声音,不过当时,只有我一个人在存物间里。我发现皮夹里有一百二十一块钱的现金,接着我发现,里面有好几张信用卡,所有信用卡的名字都是杜拉克,住址是我们那儿的高级住宅区公园大道1020号。还有两张是汽车执照,一张是林肯,另一张是凯迪拉克。剩余两张是大学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卡。此外,还有好几张本地各家大商店的记账卡。在这些卡片中还夹杂着一张破旧的名片,我从这里了解到杜拉克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,还有一张大照片放在里面,照片上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和两个孩子,背景是一个私人游泳池,照片后面写着“伊莎、狄克和道尔”。

一般的青年会会员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些东西。

我曾想带走信用卡和现金,但是我意识到,那是不行的。因为杜拉克一发现皮夹丢失,他名下的一切信用卡都会被挂失,那么我用那些信用卡便是很冒险的做法。

最后,我放回去了卡片和现金,只留下两样东西:一张驾照,本州的驾照不贴照片,另一样就是大世界百货公司的记账卡。我估计最少得过几天,杜拉克先生才会发现这两样东西丢了。我把皮夹放回长凳下,穿好衣服,离开时很是匆忙。我觉得很奇怪,杜拉克先生为什么要到青年会这种地方来游泳呢?

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青年会的董事之一。

我和大世界百货公司的亚丁先生,以及记账部的经理足足聊了二十分钟,然后,走出百货公司,回到汽车上,埃尔莎坐在汽车的前座上等着我。

“你把他们骗过了吗?”

我曾要她先下楼到汽车里等我,我给亚丁和记账部经理阐述的理由是,她很敏感,不能当着埃尔莎的面谈她的问题。

“她的确很敏感。”亚丁先生说,护送埃尔莎下楼的保安便是原先抓她的那位。亚丁先生介绍说亨利是那个保安的名字。

亨利很魁梧,估计得有六英尺的身高,一对棕色的眼睛非常警觉,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,把他想象成大学生或者嬉皮士毫不为过。我阅历这么丰富,都没有看出他是公司的保安。



“我当然骗过了他们。”我得意地说，随后把汽车发动了。

“太好了，”她笑嘻嘻地问，“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起来，“你装得非常像，骗过了所有大世界的人。当然，杜拉克的驾照更证明了我们的身份。我们在公司的记账记录，对我们是没有限制的记账顾客身份的最好说明，那正是我希望的。这次事件，杜拉克在大世界的记账户头并没有受到影响。我到达时，他们已经查过记录，各大银行杜拉克都曾开过户。当然，我告诉他们，你的医生曾经私下里警告我，如果在公开场合说你有盗窃癖，那可能会把你的病情加重……治疗你的病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对你的盗窃行为视而不见。我向他们解释说，你的病情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发作了，这是第一次。然后我暗示我是某俱乐部的会员，最近也捐了很多基金给本地的图书馆，然后，亚丁和记账部经理就完全同意了我的要求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要求？”

我小心翼翼地开车，从一位傲慢的交警面前驶过。“同意你在公司的所有行为，要什么就拿什么，”我说，“你偷大世界公司的任何东西，都记在我的账上。我的财力雄厚，对你在公司偷窃的任何东西都愿意支付。因此，他们答应你愿意拿什么，就拿什么……就当是帮助你进行心理治疗……反正账都记在我的户头，即杜拉克的记账户头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埃尔莎高兴地说，“我可以在大世界百货公司，想偷什么就拿什么？”

“是的，一些昂贵的东西你甚至也可以随便拿。那个今天抓到你的年轻人，会监视你，跟踪你，把你偷的任何东西的价格都记录下来，再记在杜拉克先生的账户上，这不是很妙吗？”

“这真是太好了，”埃尔莎兴高采烈地说，“我太高兴了。”

她真是太高兴了。

我知道她喜欢昂贵的东西，因此也没有特别的指示给她，随便她到大世界百货公司爱偷什么就偷什么。

我的工作是销赃，将埃尔莎偷来的东西脱手，当然得通过我熟悉的门路。虽然脱手物品的价格只有原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，但几天来，我们也赚了很大一笔钱。

我们下手的第五天，也就是星期天，埃尔莎到

我的公寓时已经天黑，带着当天偷来的六个玻璃杯和一长串珍珠。我称赞她有眼光，并分给她应得的钱，然后警告她说：“大世界百货公司星期一就要寄出本月的账单，所以我们明天做完就得停手。当杜拉克收到这个月的账单时，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大世界百货公司是他必找的对象。当然，你我必须销声匿迹。”

埃尔莎点点头。

“我们暂时离开这里，出去避风头。”我建议她说，“我们俩可以分头出去度假。”我们俩是搭档，但没有肉体关系。

“好吧，”埃尔莎说，“这么说的话，明天便值得让我珍惜了，我会尽量使它成为值得回忆的一天。”

她说到做到。第二天黄昏，当她走进我的公寓时，我简直认为我的眼睛出现了幻觉。那是八月的一天，非常炎热，埃尔莎的手上却拿着一件毛皮大衣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指着毛皮大衣问。

“这看上去像什么？”她说，在我的沙发上扔下了毛皮大衣，“这是一件毛皮大衣，傻子都能看出来。这是我从大世界百货公司的模特身上剥下来的，他们正在做夏季特卖。”

“这看上去不太值钱，”我说，“这么长的毛，既不是貂皮，也不是黑貂。体积小，价格高的东西没有在你的挑选范围吗？”

埃尔莎对我调皮地一笑。“看看衣服上的价格吧。”她说。

我看了看。“啊，对不起，埃尔莎，两万四千美元。什么毛皮这么贵重？”

“俄国的山猫皮，”埃尔莎笑着说，她摸摸背包，“还有其他的哦。”

她掏出一条手链和一对耳环，两者上面都镶着钻石，那两样东西的标价：一个是三十五万美元，一个是二十三万美元。

“今天真是值得回忆，埃尔莎。”我称赞她说，“我真不知该怎么……”

“等等，”埃尔莎打断我的话，神色肃穆起来，“这些是好消息，可是还有坏消息。”

“坏消息？”这让我大惊失色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什么坏消息？”

“我们完了。我对你很抱歉。”



我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最后好不容易问了一句“埃尔莎,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

“你还记得大世界里那个叫亨利的警卫吗?就是第一次抓我的那个人,后来他一直跟着我,你记得他吗?”

这次我只能木然地点头。

“他知道我不是杜拉克太太。”

“他怎么会知道?”

“因为他的姑母便是杜拉克太太。”埃尔莎说,“他知道我是假冒的。”

“是亨利自己说的这些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也可能在骗你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想,他比我们知道更多杜拉克家的事情,有些事是编不出来的。”她瞥了我一眼,“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在皮夹里找到。比如说,他表兄弟们上哪个学校,大世界百货公司给杜拉克家装修花了多少钱,我觉得他没有骗我。”

“也许他说的话是事实,”我说,“但是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位亨利先生为什么允许我们偷了一周的东西,他对我们为什么没有揭穿呢?这不是很奇怪吗?”

埃尔莎说:“我问过了,事实是,亨利讨厌他的姑母,他说她是个笨蛋,是条母狗。同时,他更讨厌他的姑父。我猜亨利家很穷,他并不在乎我们挖大世界公司和杜拉克家的钱。”

我仍然迷惑不解:“埃尔莎,他对你为什么说这些事情呢?”

“他要和我们分赃,”埃尔莎说,“这便是我带

回来的坏消息。”

这的确是坏消息,不过至少我们还没有彻底以失败告终。

我说:“即便有一半的利润能让我们拿到也很好啦,一半总比没有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我们为什么要给别人一半的利润呢?我们可以马上乘飞机到外面去避风头。埃尔莎,我们可以在去机场的路上,处理掉这件毛皮大衣和这些珠宝,换成现金。我可以剃掉胡子,带上假发,乔装打扮,谁也认不出。你可以烧掉假发,摘下蓝色隐形眼镜,然后……”

埃尔莎摇摇头:“没有用的,亨利就在楼下休息室等我,十五分钟,这是他给我们的时限,否则就要揭穿我们。”

我看看手表:“从后门溜走,赶到机场,我们应该来得及——”我突然愣住了,“天啊,他怎么会坐在楼下休息室?”

“他从大世界百货公司跟踪我到这里,我们甚至还聊了一会,就在停车场。”埃尔莎回答,“我还没有告诉你,他还有要求呢。”

“别的要求?”我叹了口气。

“他已经约了我晚上吃饭。”埃尔莎说。

“吃饭?为什么?”

“他认为我很可爱。”埃尔莎说话的时候脸都红了。

我简直惊呆了。她已经不是化妆后的埃尔莎,她的本来面目已经暴露。我严肃地说:“你没有打算和那个勒索的家伙共进晚餐吧?”

“为什么不呢?”埃尔莎把金色的头发捋了捋,说,“他也很可爱。”



锁匠的一天

Sir Alfred Hitchcock

这是特里·怀特生命中比较快乐的一天。事实上,他的生活中非常缺少快乐。怀特是个谨小慎微而又贪得无厌的人,绝不会放过到手的利益。对利益的贪婪让他得到了一位年轻、美丽可爱的情妇。

怀特的相貌远远谈不上英俊。他削肩缩腮,

厚厚的镜片后面,那双眼睛总是湿漉漉的,一张没有血色的嘴很少微笑,如果有的话,也是狡猾的笑。有位顾客曾经评论过这张脸:“任何人对他的信任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,而那张脸本身也不相信任何人。”



因此,特里·怀特能够占有雷切尔的原因,不是因为他的外貌,而是因为他的钞票。

怀特在这天早晨想到万能的钱时,狡猾地笑了。想到多年来秘密积攒下来的钱,他的笑又古怪了起来。

表面上,特里·怀特是个锁匠。当然,他也做一些合法的事,诸如出租房屋、买卖股票、放高利贷等。但是他是靠当锁匠挣来自己这份家当的。他从年轻时起,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锁匠。

在高街上有个小小的门面是他的,门面的右边是一家破落的小店,经营油漆和壁纸,左边是一家生意不怎么兴隆的熟肉店。这个地区在城中属于比较没落的,像挂在锁匠店门肮脏门帘上面的招牌一样饱经风霜。那招牌从创业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。整个城市中,只有五家锁店是登上电话簿的,其中就有特里·怀特。所以,虽然店铺的地理位置不好,固定的老主顾还是有一些的。

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在早上七点,腋下夹着报纸,来到他的店铺。他推开前门走进店里,随手又锁上门。他来到后面阴暗的小办公室里,打开落地灯,从圆球形的白色灯泡里射出来的灯光,照出一张有爪形脚的圆桌,和两把已经破旧不堪的椅子。椅子上铺着深色的漆皮垫子,塞在里面的草从一个破洞露出来。在这些东西的下面,是一块沾满咖啡和食物的破地毯。把帽子和报纸放在桌子上以后,怀特走到一个小水槽前。他取出一只搪瓷盘子和一个塑料杯,在水龙头下洗干净,然后在电炉上放了一锅水。他打开电炉后,回到桌边,小心地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。几分钟后,就能用热水冲咖啡了。正当他要打开报纸时,前面传来敲门声。

特里·怀特叹了口气,走到前面。有一位年轻人站在外面,只有头部露在挂着半截门帘的上面。

特里·怀特没有开门。因为八点整才是他开门的时间。他对着外面的人耸耸肩,指指墙上的钟。看起来很着急的年轻人,拼命地推门。

特里·怀特依然没有开门而是转身就走。年轻人开始使劲敲打玻璃。

这时候,打电话叫警察也许是任何其他店主的选择,但是,特里·怀特从来不叫警察,他站了几秒钟,听着窗户上的声音,然后转身走向了门口。

“什么事不能等到八点啊?”他在开门后冷冷地问。

“老人家,我有急事。”年轻人回答说。

“知道,”年轻人什么事都是急匆匆的,特里·怀特心中暗想,鲁莽冲动是他们的共性,事情总会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。雷切尔就是这样,不过,幸亏她遇到了他。“好吧,年轻人,把你的急事告诉我,说完我好喝咖啡。”

年轻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,小心地放在玻璃柜台上。打开后,里面是一块旅馆用的小肥皂。

“这个,”他问,“够清楚了吧?”

特里·怀特把眼睛眨了一下。“我今天早晨已经洗过澡了。”

“嗯,老人家,你还没看过呢,仔细瞧瞧。”

特里·怀特弯下腰,凑上前去看那块肥皂。

“那印子你看到没有?”年轻人问。

特里·怀特点点头。有一把钥匙的模子在肥皂上。他从凹线和刻痕上看出,那是典型的耶鲁牌筒型钥匙。第一和第三齿比其他的长一点,住宅和公寓大门通常会用这种钥匙。

年轻人拍拍特里·怀特的肩头问道:“够清楚了吧?”

特里·怀特直起身子说:“什么意思?”

“再打一把同样的啊。”

“我得根据情况来。”

“什么情况?”

“你找的人有什么样的技术。”

“不是钱?”

“不是钱。因为打造钥匙的费用并不高。”

“多少?”

“十美元就够了。”

“十美元?老人家,你简直在敲竹杠。顶多两块钱就可以打一把这样的钥匙,而且到处都可以打到。”

“那么你到别处去打两块钱的好了。”特里·怀特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五块行吧?”

“十块。”

“你真把我逼得没有办法。”

“年轻人,逼你的是你自己,不是我。”

“好吧,十块就十块吧。打好要用多长时间?”

“中午。”



“早点不行吗?”

“不能,别走。”特里·怀特说着,把一张卡片从柜台后面拿了出来,“写下姓名和住址。得开一张预付十块的收据。”

“你不太相信人?”

“我只相信上帝。”

特里·怀特回到他阴暗的办公室,冲好咖啡后,坐下来看报纸。一则盗窃案深深吸引住了他。一位实业家和妻子参加音乐会回来时,发现有人盗走了家中价值十万元的珠宝。他们出门这段时间,只有一位女仆在家里。她睡在二楼,屋里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的迹象,所有能进入屋子的门窗都锁得好好的。这对夫妻回家时,是用自己的钥匙把车库打开,通过地下室进屋的。媒体报道说,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。

八点整,他开门营业。把门打开是他唯一要做的事。二十分钟后,第一位顾客上门了。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,有一把汽车钥匙在她手里,说是打不开车门。特里·怀特把一管石墨卖给了她,并告诉她用法,然后把她打发走了。不到九点钟,电话铃响了。特里·怀特接起了电话。

“怀特锁店。”

“是特里·怀特吗?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是戈登·特里,事情成功了。”

“我在报纸上看到了。”

“我应该把一些利润分给你。”

“脏物我不碰,钥匙寄还给我就行了。”

“已经寄出了。现在,能再给我打一把钥匙吗?”

“几个月后,也许可以。你应该休息一下,这样活的时间会更长些,别太急。”

“那就按你说的吧。”

“打电话就行了,你不用来。”

十点钟,特里·怀特来到隔壁的饮食店,买了一些吃的东西。当他在后面房间吃完点心后,又走进来了一位顾客。

忙过一阵后,他瞄了一眼挂钟:十一点十七分。还有什么事情要做?哦,对了,早晨那个年轻人的钥匙。他把那个人留下的肥皂和资料卡找了出来。那人叫乔治·杜邦,住在首都大道1444号,没有电话。特里·怀特把一张最新的地图从玻璃板下面拿出来,在上面查找这个地址。1444

号是一家纪念碑公司。

这位杜邦在中午时出现了。他仍然和早晨一样显得很紧张。他睁大眼睛问道“准备好了吗?”

特里·怀特默默地递给了他按肥皂模子打出来的钥匙。他打了两把,自己留了一把。

“老人家,肥皂呢?”

“我洗手用了。”

“你这个老头真聪明。”

“像首都大道上的纪念碑一样,沉默是金,我认为。”

杜邦摇摇头,然后就走出了店铺。

特里·怀特从桌子旁边的一台小型压力机那儿把肥皂取了回来,还有那把和杜邦拿走的一样的钥匙,一起放进了他的资料柜。他总觉得按照杜邦那块肥皂做出的钥匙,有点儿……

这时电话铃响了。

特里·怀特拿起电话。

“我是丘比。”一个大嗓门说道。

“你好,丘比先生。”

“一个叫鲍勃·巴林的人,有幢别墅在瓦尔登湖那里,你知道我在说谁吗?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我早料到你知道。听说你在他那里做过事?”

“是的,丘比先生,那又怎样?”

“他船库的钥匙你有没有?”

“可能有。”

“太好了,我想租二十四小时。”

“一级还是二级租金?”

“特里·怀特,不要开玩笑了吧?”

“不,一点儿不开玩笑,丘比先生。过去,二级租金一直是您向我租东西时的价钱——也就是一百美元一天,对不对?”

“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你租一把钥匙只不过是去开一扇门。锁一打开,你便可以拿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,那些我不管。但我很怀疑你去开一个船库做什么。丘比先生,你要一条船做什么?去钓鱼吗?”

大嗓门发出一阵大笑,但丝毫没有笑意。“如果我只是打算把一个朋友的船修好,好让他用的时候……”

“我对细节不感兴趣。丘比先生,你觉得一级租金怎么样?”



“一级租金是多少?”

“一天五百美金。”

“很公平。我会在一小时内把钱寄出。”

“钥匙,我会寄到你平常的那个地址。”

挂上电话后,他心想,今天的收获真不错,何况才过了半天。他要买一瓶酒到雷切尔的公寓吃晚饭。一瓶酒,也许还带一些花。这是第二次去看她,带点东西是应该的,使她觉得他比上次好。

他第一次去她那儿时是彻底失败的,对此,他不得不承认。他的行为就像一个放高利贷的。可是,这年头,谁能相信谁呢?在短时间内相信一个男人也许可以,可是,永远不能相信一个女人,尤其是像雷切尔那样美丽的女人。在她把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生下来后,连她的亲生父母都不再理睬她。谁能相信这样的女人呢?

特里·怀特雇佣的那个收租人可能占过她的便宜,否则,为什么她没交三个月的房租,他还不采取任何行动呢?当怀特听到这个消息时,他亲自出马了。他来到那个贫民窟,看到了她真实的处境,听了她的遭遇,然后,他提了一个建议给她。有什么别的办法呢?他年纪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,难免有些寂寞,他攒了些钱,在康力特大道上有一幢高级公寓,雷切尔愿不愿意单独住在那儿?或偶尔允许一个孤独的男人去拜访自己?

好,既然这样,那么有些条件:特里·怀特的名字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;明天就搬家,新住处的地址不准留下;除了身上的衣服外,什么都不要带,因为他会给她买最好的;不准再见过去的任何朋友,特别是年轻的,当然,那个让她怀孕的流氓就更不能见了;要对他忠心耿耿,百依百顺,做到这些有问题吗?

那个婴儿你想要?好,可以,但有个条件:先照刚才所说的那样表现表现,一个月后再谈婴儿。来,亲一下……不行?雷切尔,你真固执,二十年来,还没有一个人被我吻过。想到这里,他发现自己来到电话机旁。有一阵儿,一种强烈的冲动抓住了他,想给她打个电话,但很快就冷静下来。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?今晚就见面了——而且可以带着酒,可以把酒言欢。

他站起身,毫无目的地在店里踱来踱去。忽然,那块绯红色的肥皂吸引了他的目光。潜意识里的某种想法让他吃了一惊。他拿起肥皂,又放下,然后慢慢地擦拭摘下来的眼镜,擦干净后再小

心地放到鼻梁上。肥皂在他的左手里面,他把右手伸进裤口袋,慢吞吞地、几乎是不情愿地掏出一串钥匙。他一把一把地看着,直到第八把。这把钥匙被他仔细打量着,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肥皂上:钥匙与印模完全相符。他拿出那把多打的钥匙,仔细地比着,脸渐渐阴沉了下来。

最后,他来到电话旁,给雷切尔五天前搬进去的公寓打了个电话。没有人接。他担心把电话号码拨错了,放下电话重拨,还是没有人接。

没办法,他拨通了公寓管理员的电话。

“拉里,特里·怀特说,“把今天下午的电视节目情况告诉我。”

“什么?哦,怀特先生,我是进来拿钳子的。”

“钳子?你的那双眼睛是干什么的?我不是告诉你特别注意雷切尔小姐的一举一动吗?”

“我是留心着呢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还有年轻人去找她?她搬进去不到五天,这种事怎么就会发生?”

“怀特先生,这些我都知道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我本来打算晚些时候向您报告的。有一个年轻人在昨天下午四点过后来按她的门铃,当然,我的门铃就像您安排的那样也响了。所以,我便上楼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他是个黑发男人,高约六英尺……”

“他的长相我知道。”

“嗯,总之,小姐不让他进去,但他硬要进去。后来,她差不多让他进去待了有十分钟时间,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就够了。”

“他出来的时候,我听见小姐说,她永远不会再见他。怀特先生,这些我都记下来了。”

“好。现在,你马上到楼上去,敲雷切尔小姐的房门,得不到回答的话,就用你的钥匙打开门。二十分钟之内我就赶到。”

特里·怀特又给出租汽车公司打了电话,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
出租车开到雷切尔住的公寓大厦附近时,司机说“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事,先生,又是警车,又是救护车。”

“就在这儿停下吧。”特里·怀特命令说。

付完车费,特里·怀特好奇地向出事地点走去。围在公寓大楼门口的有十多个人。他小心地



走过去,在两个胖女人和一个老头儿后面站住了。

“担架抬出来了。”一个女人说。

“盖住了头和脚,”老头儿说,“那只意味着一件事。”

“太可怕了。”胖女人说。

“瞧那儿,”另一个胖女人说,“哦,不!”

特里·怀特从两个女人的肩头望过去,看到另一副担架被两个警察从大门抬出来。

“和刚才那个一样,”老头儿幸灾乐祸地说,

“盖住了头和脚。”

“他们出什么事了?”一个女人问道,“我是说他们怎么会……”

一个手抱书本、满脸雀斑的女孩抬头望望两个女人,说“我听别人说那个男的先把那个女的杀了,然后自杀。用切肉的刀。”她静静地补充说。

特里·怀特转身离开了。他一边走,一边想:年轻人总是这么鲁莽冲动,动不动就自杀,这么年轻就死了,真是可惜!



丘比特公司

Sir Alfred Hitchcock

窗外吹进来的一阵风把哈利放在桌上的好几张照片吹落到了地板上,那些照片是一个死者的。“这个星期真是倒霉透了。”哈利自言自语道。

事情是从星期一开始的。一位叫华生的年轻警探被上面派给他当助手,两人一起出去逮捕一名盗窃犯,那个盗窃犯拒捕,华生缺乏经验,使得哈利的右脸被那个盗窃犯打了一拳,一个锯齿形的伤口留在了脸上,疼得不得了,眼睛也肿得眯起来。哈利本来长得就不是很好,这一下活像一个恶魔。星期二,一个叫麦琪的少妇被掐死在她的公寓,二十四小时过去后,哈利仍然找不到一点线索。麦琪二十二岁,独居,没有什么朋友,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秘书。在她住的那幢花园式的公寓里,连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的人都没有。

现在,星期三,又有一个女人被掐死,人手短缺的组长又把这个案子交给哈利来办。因为他曾经在公园那一带工作过,而发现尸体的地点就是公园边的一条路上。有证据表明,尸体是从一辆汽车上扔下的,很少有人走公园的那条路,深夜里更是渺无人迹,路边没有车轮的痕迹,这种情况让哈利有些棘手。哈利拉下窗户,对桌上的照片进行重新整理,看着照片,他心想,这一个比另一个更糟,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他打量着照片,这个女人暂时被他们叫做玛丽。从外表上看,她和麦琪有许多相似之处,两人都是年轻女人,一头长而直的金发,两人都不是很漂亮。哈利觉得,这两桩谋杀案应该是有联系的。

对玛丽的初步报告中指出,她被杀害的手法和麦琪的很像。

圆脸上挂着微笑的华生,手里拎着一只女用皮包走了进来,他小心翼翼地把皮包放在照片上。“瞧,这是他们在公园找到的。”

哈利说“是在尸体附近找到的吗?”

“大约半里路外的田野上,好像也是从汽车上扔出来的。”哈利问“检查过皮包了?”

“没有检查,也许会有指纹留在皮包上,要不要送到化验室?”

“现在就送,”哈利低声说,“我可不想在这儿把皮包打开。”

化验室的沙特只花了几分钟,就把一个清楚的指纹找到了。“即使有了,也没什么用,”他说,“在法庭上用不上这个。”

“我不觉得意外,”哈利说,“我们找一找,看皮包的主人是谁。”

沙特戴上一副手套,把皮包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。里面除了一些妇女常用的东西,还有一只塑料的身份证,显示出主人是中心城百货公司的职员,还有一个钱包。

沙特小心地捡起职员证“如果这是属于玛丽的话,那么安妮是她的真实姓名。”说着又把皮夹里面的东西检查了一下,“这不是抢劫,钱包里的钱还在。”

“身份证在钱包里吗?”华生问,沙特点点头,“安妮,住在南12街127号。”